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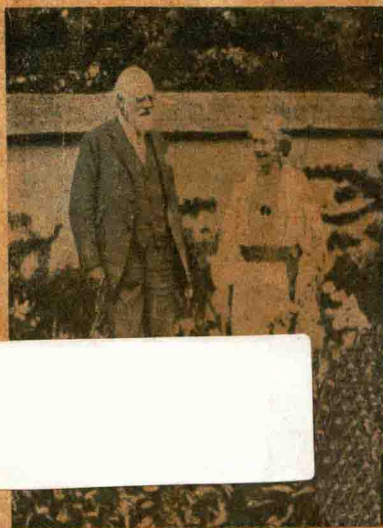
自然科學小叢書

洛 治 自 傳

上 冊

林 昌 恆 譯

王震五 周昌壽 主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洛治自傳

第一章 家世與幼年時代

如果我的子孫和最近纔死的法蘭西斯·哥爾通 (Francis Galton) 的門徒要想知道我家世的情形，我就在這裏簡略的把牠記下來好了。

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牧師，同時又是教書先生，他們兩位都在我還未出世以前就棄世了。我的外祖父棄世得比較年青。我的祖父到壽數很高纔棄世；我的父親是我祖父晚年生的。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了解我的祖母和外祖母了；她們兩位老人家都是意識堅強的人，我覺得都是天賦才能高於尋常的人。我的外祖父約瑟夫·希司法師 (Rev. Joseph Heath) 是赫勒福郡 (Herefordshire) 裏，靠近摩爾體默路口 (Mortimer's Cross) 的盧克敦 (Lucton) 那個地方

的一個學校的校長，此校的性質我知道現在已經完全改變了。我的外祖父在那裏養育了許多子女，供養了一家人。他死得很早，遺下鰥婦孤兒，身後甚爲蕭條。我的外祖母以前當女兒用的名字叫瑪利·馬雪爾（Mary Marshall），是巴京汗郡（Buckinghamshire）的人，她在我外祖父歿後就同着她有一個女兒退居於肯德郡（Kent）的布那姆勒救濟院（Bromley College）那個收容所，她住在那裏一直住到她能夠用別的方法供給她的家庭纔遷徙。她還有一些女兒是往聖約翰山林（St. John's Wood）的教士孤兒學校（Clergy Orphan School）去。

我外祖父希司有一個女兒生平有一件頗有趣的奇遇。阿得勒德皇后（Queen Adelaide）在那時因爲威廉第四（William IV）纔死就成了新寡的皇太后，她常到那個學校去玩，她很喜歡我那位姨母（她的名字叫卡洛特·安尼 Charlotte Anne），她請她去作侍奉她寢宮的宮娥，她因此在宮裏住了許多年，就有日耳曼民族情調一定很濃厚的各種有趣的閱歷。她願意過獨身生活，到很大的年齡還沒有結婚；阿得勒德皇后棄世的時候，很公正的而又出於意外的給了她一些遺物和一筆款項，她因此就有小小的一筆獨立財產了。她這筆財產以後又由她許多姪兒姪女大

家分，其中有兩個是在紐西蘭（New Zealand）生的，是她一個哥哥的兒子，在她哥哥死後就實際由她撫養。她是很有天才並且受過很高的教育的人，她喜歡教導別人，對於她有些姪兒姪女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天賜良師，我也是深受其教者之一。她是一個銳利的女教士，對於宗教深有研究，並且很善於處世。她常在非子洛方場（Fitzroy Square）第四十九號住，她住在那裏的時候，她最好的朋友是詹姆士·摩爾浩斯法師（Rev. James Moorhouse），此人在那個時候是聖約翰·非子洛方場（St. John's Fitzroy Square）的牧師，繼後又在拍丁頓（Paddington）當牧師，以後又在新金山（Melbourne）當主教，最後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當主教，一直當到他退休。他才很好，極有才識，我想他大概是約克郡（Yorkshire）的人吧。我受他的益很不少。我小的時候，我同我的姨母在倫敦住過一個冬，他常常來，我很喜歡聽他談話。並且他對他教區裏的人開班講學，他也准我去聽，他想把我準備來行堅信禮（confirmation）。假如我的自傳這樣敘述下去，我的姨母必然常常出現。這不過僅是一個緒言，我就不再深深的這樣敘述了。

我外祖父的么女〔名字叫格芮斯（Grace）〕就是我的母親，說到她的一切，好像總不免帶一

點誇張似的。我們家裏這些人的才能大部分都是從他得來的。她們幾姊妹確實都是異常能幹的人，她們的兒子都有相當名望，都有相當勢力。她們姊妹中有一位有一個兒子叫阿什爾·福耳曼（Arthur Forman），在勒普吞學校（Repton School）當了許多年的教師，在那裏很著名。又有一位姊妹有一個兒子叫約翰·厄佛·斯特勒琪（John F. Stretch），在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的紐喀斯爾（Newcastle）當主教。又有一位姊妹有兩個兒子，一個叫拍爾西·希武德（Percy Heawood），一個叫愛德華·希武德（Edward Heawood），談到他兩弟兄我又不能不說幾句話。

我的老表拍爾西·希武德現在是達拉謨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的數學教授。他在少小時候表現出來他對於數學是有夙慧才能的，能够心算很複雜的問題。他又喜歡在布拉德（Bradshaw）的鐵路指南（Railway Guide）裏面計劃鐵路附近各地間陸地行程的路線和時間表。我記得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有一位客問他十二點鐘以後在甚麼時候時針與分針又纔重合，他略略想了一想就答出是一點五分又十一分之五。答得很對，但是有許多小孩子就不能那

樣答。無怪他現在能够解答真正很難的問題，其中有些是高級數學很專門的問題。他的兄弟愛德華·希武德（Edward Heawood）近來在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當圖書管理，在歐洲大陸方面是很著名的，現在關於「水準標」（“Watermarks”）和古代地圖仍然以他爲泰斗。

稍停一會再敘述我的母親，現在我且折回來敘述我的祖父。

奧力味·洛治法師（Rev. Oliver Lodge）生於愛爾蘭；我聽說我們這一房人是在克林威爾（Cromwell）時代遷去的。關於他們弟兄，我聽着許多的傳奇趣談，自然其中有些是不可靠。他們都是魁梧奇偉，氣力很大的人；有一些傳奇是講他們的體力，例如說他們能够把車背抓着使馬不能前進，直到以後把車背都拉掉了。據說我祖父走路腳後跟印下來的腳迹在他死了以後許久還看得見。這些傳奇都是我第一房祖母所生的那位姑母哈刻特夫人（Mrs. Hacketer）告訴我的，其中有一些我已經忘記了，但是沒有一個重要，大部分都是關於我們住在愛爾蘭那些伯祖父和叔祖父的。我們這位姑母是很漂亮的一個老太太，是我們第一房祖母所生十一個子女裏面

在我出世以後還存在的唯一的一個。我們的第二房祖母沒有生育，但是我們的第三房祖母我相信是生了十四個，好像是來補我們第二房祖母所未盡的生育責任似的。她是從體拍芮利郡 (County Tipperary) 來的一個愛爾蘭姑娘，名字叫阿塞的安尼薩普爾 (Anne Supple of Athay)。我常聽說我祖父一共有二十五個子女，無論如何這是不假的。我父親排行在第二十三，我們最小的那個叔父出世的時候，我們的大伯父已經五十六歲了。

我祖父在他最末一次結婚以後不久即離開愛爾蘭到厄塞克斯 (Essex) 的巴金 (Barking) 那個地方去當牧師，就在前牧師的住宅那裏住家。我父親的同父同母弟兄的少年時代都是在那裏過的。當日的巴金一定是比現在土俗得多。兒童慣習到巴金灣 (Barking Creek) 去游泳，我想現在大概沒有兒童歡喜到那裏去游泳了。那時沒有鐵路，到倫敦去做買賣的人（我父親也是其中的一個）除偶爾能够坐小車以外，都非走路不可。巴金牧師的薪俸是多少，我向來沒有聽說過，因為什一稅歸非教士的教區長得去了，我想來大概是很菲薄。但是我祖父又是巴金學校的校長，因此毫無疑義他又照管了他兒子的教育。我向來沒有聽說過我們第一房祖母名下有人在巴金

住，他們或者仍然是在愛爾蘭，住在基拉洛（Killaloe）和其他的地方。

我們族中在約克郡（Yorkshire）的那一支必定有一部分也搬到愛爾蘭去了，他們裏面最出色的人物美國政治家亨利·喀波特·洛治（Henry Cabot Lodge）就是這樣告訴我的。喀波特·洛治和我把族譜一對，查出來我們顯然是同宗的，但是房數隔得很遠了。

我祖父是一八四五年死的，他臨死的時候還在當劍橋郡（Cambridgeshire）的厄爾斯渥司（Elsworth）的教區長。至於我那些伯父和叔父，其中有許多位我都知道，都長得很高。我們同祖父、祖母名下的大伯父叫巴頓·洛治法師（Rev. Barton Lodge）是科爾捷斯特（Colchester）一個教會的教區長，是一個考古家，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其次的兩位伯父是一對雙生，一個叫羅伯特（Robert），一個叫傑爾銳（Jerry），都是有名的人。羅伯特（全名叫羅伯特·約翰·洛治（Robert John Lodge））是倫敦城裏的著名人物，在舊大街（Old Broad Street）11十號的海事保險公司（Marine Insurance Company）任職多年，並且還當過一次經理。他在海革特（Highgate）的格羅夫（The Grove）住家，他在那裏養育了許多子女。

我的伯父傑爾銳〔全名叫傑爾銳·傑銳邁亞·洛治(Jerry Jeremiah Lodge)〕是赫勒福郡(Herfordshire)裏的盧克敦學校 (Lucton School) 的數學教師，我外祖父希司(Heath)在那裏當校長，因為他在當教師的關係，洛治和希司兩家人漸漸的就熟了。傑爾銳的兄弟奧力味(Oliver)同格芮斯·希司 (Grace Heath) 相愛，繼後在一八四九年結婚。我伯父傑爾銳以後在倫敦當會計。不幸得很，他晚年眼睛瞎了，這樣過了許多年——事實上在我所能記憶的他，其中有很大部分時間他都是瞎的。他雖然瞎了，但是倫敦有些困難問題別人還是找他商量。在他全盛時代，他同帕勒底阿謨保險公司 (Palladium Insurance Company) 的關係很密切，公司的辦事處是設在滑鐵盧區 (Waterloo Place) 第七號；我對於那個地方頗有一些少小時代的回憶。他和他居孀的母親（我的祖母）同住在一處；我當小孩子的時候常常去玩，有時下約克公爵梯坎(Duke of York's Steps)去餵聖詹姆士公園 (St. James's Park) 裏面的鴨子。我有一次偷着私自一個人跑出去玩，我父親很留心的暗中看着我怕我受了傷害，但是我自己並不知道，我拿麪包塊把鴨子餵了的時候，我就拋起石頭去打鴨子；他立刻叫警察來告訴我不要那樣做。我駭着了，

就開始向家裏跑，我發現我父親就在我側邊，不勝詫異。我父親伸手牽着我，我們就一同慢慢的走回家。那時我只好三四歲吧，但是那當時的情況和受着慈愛的保護心靈中所生出來那種愉快的感覺，現刻在我腦筋裏面還很活躍。

在我祖父其他的兒子當中，我伯父佛蘭克（Frank）是一個很特別的人，普通一般都叫他做『船中』（“The Skipper”），因為他在很小的時候就跑到海上去了；我相信他那時大概纔八歲吧。他常說小孩子要作海上生活如果開始得不早，就很難優於作海上生活。他一定很過過許多困苦冒險的生活；然而他老了精神還很好，他是我童年時代很崇拜的一個偶像，他的事跡是說不完。他談話的時候喜歡在室內走來走去，我順帶在這裏說一說，那就是我們洛治家裏的一種習慣，我記得我有好幾位伯父、叔父談話的時候都慣習在室內不停息的走來走去。我伯父佛蘭克常常開玩笑的說他有一次從康瓦爾（Cornwall）一直走到倫敦，他的意思就是說他曾經在三等列車的迴廊走上走下。他們都是精壯力強，很努力的人，據我所能發覺的，他們似乎都是生來作事，不是生來享受任何娛樂的。

我伯父佛蘭克因為他自己作海上生活又因為我伯父羅伯特 (Robert) 在海事保險公司當承擔保險人 (underwriter) 的關係，於是就作他所謂 “wrecker” 的工作，所謂 “wrecker” 的工作並不是把船弄壞作海賊搶劫的工作，乃是組織救船隊作救護沈沒的船隻的一切財貨的工作。他最初作那種事業有一次遇着一隻船名叫皇家特許船 (Royal Charter) 在盎格爾栖 (Anglesey) 的紅碼頭灣 (Red Wharf Bay) 遇難，他救出了許多金幣，照他說來，那裏的人民在那時是完全和生番差不多，認為開採出來的金銀都是屬於他們的。那隻大船遇難的著名事件不是在深水裏面發生的，肇事地點海水並不深，在退潮的時候是頗容易上去的；裝金條的那些箱子必須晝夜監護，必須把牠們用船運到利物浦 (Liverpool)，還須運上火車；他說他親自坐在運金條的那個貨車的車尾上在大街上經過，手上拿着手鎗保護。他不停止的小心監護，一直到金條很安全的完全鎖在英格蘭銀行 (Bank of England) 的庫房裏面他纔放手。他在比較很早的時代就以那種方法去辦理別人委託的事情，因此他在航業界就得了相當的聲譽。繼後別人常託他去打撈沈沒了的船隻，如果打撈是不可能，就託他用潛水夫去把船上比較貴重的物品救起來；

+

因爲他對於那些事情是有經驗的人，那些事情都需要他領導去辦。他作那種事業最著功勞的一次是在打撈沈在中國海（China Seas）裏的一隻大船名叫漢米拉·米雪爾（Hamilla Mitchell）。那次船沈沒的地點大約有七十呎（按一呎等於六英呎）深。最大的困難是在找船沈沒的地方。在船沈沒周圍的地方（最初以爲船就是沈在那些地方）拖了許久，他把他坐的船（我想大概是一隻帆船）往來的工作，常常拖了一些東西起來，所拖起的東西最初總期望就是遇難船所裝載的東西。有一天把繩子拖起來的時候，他看見繩子上帶了一些鐵鏽，他斷定繩子已經和船接觸了；跟着不久他就把船沈沒的地方找出來，叫潛水夫穿着可以抵抗那種深度的水壓的衣服潛水下去，他就把許多箱的金子都弄起來了。他犒賞那些潛水夫一些錢；他覺得最好的辦法是不要讓他們在利物浦上岸的時候給他們的錢，恐怕他們遭搶劫或受貪財者的擾害。他得了他們的同意，就用他們的名義把款儲蓄起來給他們的家庭陸續使用，或他們老了的時候自己使用。他晚年常在哈克尼（Hackney）那面的荷默頓（Homerton）的一個小屋住着來等候別的工作。我常到他那裏去看他，聽他談他過去冒險的許多故事。這位老船主慣習譏諷現在一般人之過於注意飲料。

他說當初他們每次在航行之前都要從泰晤士河 (Thames) 啣一些水到船上去。河裏只須有一塊網狀的板格就足以阻格像死狗那類比較大的濁物；至於別的東西，如果你特別注意的話，你可以用手巾把牠濾去，或者像一般的水手，先用牙齒把牠濾開，把堆積的東西擲去（他說的時候還用手來比姿勢）然後再喝。最後他在康瓦爾 (Cornwall) 郡裏靠近赫爾福 (Helford) 河的赫爾福村 (Helford or Helford) 退休。他在那裏弄了一個小快艇常坐起到法爾毛斯港 (Falmouth Harbour) 去泛遊。他的墳埋在他住家鄰近的一個地方，碑上刻有『法蘭西斯·惠特柏恩·洛治船主』 ("Captain Francis Whitburn Lodge") 這幾個字。

我祖父其餘那些兒子我現在還須得敘述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我父親，一個是我么叔薩繆爾

·洛治法師 (Rev. Samuel Lodge) 我么叔薩繆爾在林肯郡 (Lincolnshire) 的荷恩喀斯爾拉 丁希臘語文學校 (Horncastle Grammar School) 當了多年的校長，繼後又在林肯郡當牧師和斯克銳微爾斯比 (Scrivelby) 的教區長。斯克銳微爾斯比是林肯郡鄰近的一個鄉村，那個鄉村是頗著名的，因為很有人稱牠為戴摩克 (Dymoke) 那一姓人的家庭。戴摩克是扮演『保護英國

的武士』那種傳統儀式的一個古代的家族；各個國王行加冕禮的時候，都由他們扮演擲鐵手套挑戰那一回的事情——我相信這種習慣現在已經沒有了。

我這位么叔薩繆爾是一個很出色的人物，是異常英俊漂亮，有很大很快樂的家庭，在我們這些小孩子看來，似乎是很理想的一個家庭；因為我們沒有姊妹，而他家庭裏的女兒又都非常聰明，非常豔麗。我的兄弟亞爾佛勒德（Alfred）很幸運的能够到荷恩喀斯爾拉丁希臘語文學校（Horncastle Grammar School）去作附讀生，在他家裏住了幾年，我心裏很羨慕他。他走的時候是如何的心滿意足我不得而知，並且究竟是否心滿意足我也不得而知。我兄弟佛蘭克同其中有一個女兒結婚。最美的那個是嫁與厄涅斯特·邁爾士（Ernest Myers）；他是一個詩人而又能文的人，是繼後完全獨立和我作好朋友的。F. W. H. Myers的兄弟厄涅斯特·邁爾士夫婦在奇爾斯赫斯特（Chislehurst）住了多年，一直住到他死後他的孀婦纔遷徙。

我叔叔薩繆爾一定是頗有學問的人，確實是循循善誘的良師。我深刻的記得他口若懸河在講書談理的時候，他總是用很短、很快、很特別的步伐在房裏走來走去，他講的東西多半偏於英國

史方面，關於古典文學方面講得比較少，在英國史那科他是極力灌輸他的知識，他的熱忱確有一部分成功；不過據我所知道的，我那位真成了史學家並且在最近以前還在愛丁堡當史學教授的兄弟理查德（Richard）那又絕沒有很深切的受他的影響。我叔父薩繆爾是林肯教區很重要的一位教士，在主教禮拜堂坐僧會職員的座位。在他辭了荷恩喀斯爾拉丁希臘語文學校的校長職務去當斯克銳微爾斯比（Scrivelsby）的教區長以後，他著了一部斯克銳微爾斯比的歷史。他有一次拉我到頗遠的地方去看亞爾佛勒德·騰尼孫（Alfred Tennyson）的出生地。我現在常想我以前能够更時常見着我這位叔叔也好嗎！

我父親的生活是和我叔叔薩繆爾的生活不同，是比我叔叔一生更勞苦。我父親有一大家人的負擔，又沒有得過我有一些伯父、叔父所享受過的那種優遇。他在我伯父查理（Charles）手下當過短期的舊式學徒，我伯父查理是在倫敦行醫；我父親以此就得了一些粗淺的醫學知識，因為他有這種知識的原故，所以他以後在北斯塔福郡病院（North Staffordshire Infirmary）附近住家的時候，對於常住在院內那些年青的內外科醫生都很表同情，並且還很有幫助。他們常到我

們家裏來都很受優遇。我們在種種方面都很了解他們。其中有一個叫亞爾佛勒德·卡特銳爾 (Alfred Cotterill) 的那個人我記得特別清楚，他是愛丁堡主教的兒子，是羅伯特·加訥 (Robert Garner) 的外侄。羅伯特·加訥是受人尊崇的一個博物學家，是特稜特河邊斯多克城 (Stoke upon-Trent) 的著名醫生，我想像他大概還是北斯塔福郡博物學界俱樂部 (North Staffordshire Naturalist Field Club) 的創辦人。那個會到現在還繼續在發達，會友旅行和開會我都常常按時去。我之入社會確是由於他的提攜，以後我的長子也是這樣。他是一個很令人尊敬的人，他房裏充滿了各種的標本，他在研究瓣鰓類和蠔貝類的生物方面頗有權威，他是理查德·渥文 (Richard Owen) 的弟子。他似乎對於博物學的各部門都很精通，他偶爾在各部門都教我一些。我記得他晚年對於自然生長問題是很有興趣。他頗探查爾敦·巴斯棠博士 (Dr. Charlton Bastian) 的非正統學說，認為得出與自然生長實驗相反的結果是或由於缺乏氧氣的關係。他叫我幫他把豬腰子用水泡着封閉起來再加新生的氧氣來作實驗。結果發現如果實驗作得很小心，那裏面是沒有微生物的。只有少數幾次實驗纔看見裏面有微生物，在那少數幾次的實驗一定可

以查出來實驗器具上是有一些裂口。他所作的那些實驗以後拿來發表了，我相信是在當時有一個名叫蘭塞特（Lancet）的刊物上面發表的。

這些都是題外的話。現在我要折回來敘述我父親的傳略。我父親在我伯父手下學醫不久就拋去他學習行醫的事情到倫敦城去經商，那時他的才能還很不充分。他在十四歲就離開學校生活；他每天必須從巴金（Barking）〔厄塞克斯（Essex）郡屬〕到倫敦城走個來回。他常常告訴我他的午餐只吃值一個辨士的麵包捲和一條乾臘腸。究竟『乾臘腸』（“saveloy”）是甚麼東西，我現在還不十分明瞭。

繼後他想着法子到鐵路上去辦事，派到北斯塔福郡當助理會計員，襄助創辦北斯塔福鐵路的事宜。他住在特稜桑謨（Trentonham）的農夫貝特（Bate）那裏，貝特的農莊和現在的特稜桑謨車站隔得很近。據我所知道的，特稜特河邊斯多克城那裏的陶瓷廠中人早設法使着西北鐵路（North-West Railway）——經過陶瓷區（那真是鼠目寸光的計劃）使克魯（Crewe）成為運輸中心，自斯塔福到克魯的西北鐵路幹線是經過惠特摩爾（Whitmore）和馬德勒（Madeley）